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十日印行

中國青年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三十期

「臥薪嘗膽」……代英

歡迎重度女師底新空氣……楚女

你們也反對皇會？……仲一

人格與國事……汝良

山東廣饒縣農民生活……俊才

新刊批評……代英

青陽週報　新學堂　青聲　新民

湖南學生聯合會週刊　黎明

每冊大洋二分全年九角半年五角

編輯者　中國青年社

代售處　上海小北門外民國路上海書店

「臥薪嘗膽」

代英

又一個五月九日空空地過去了。 中日密約不依然存在麼？ 大連旅順不依然霸佔在日本手中麼？ 我們年復一年地這樣照例地舉行國恥紀念，不亦太感覺得滑稽無聊了麼？

我們睜開眼睛，必然可以知道我們現在的地位更恥辱更危險了。 自然日本人在許多事情上面仍舊是恃強地欺負中國人，然而欺負中國人的何曾只日本？ 我們的「友邦」，那些自命為維持中國獨立的英國法國美國，哪一個蠻橫的程度，又讓過了日本？ 「人為刀俎」，而「我為魚肉」啊！ 刀俎下的四萬萬中國人，我們究竟應當怎樣子？

「臥薪嘗膽」是一句太陳舊的話了！ 然而我常想「臥薪嘗膽」是怎樣一個難以辦到的事情。 你看我們中國今天的所謂熱心人，誰個肯像這樣地自苦呢？ 睡覺不好睡在西式彈簧牀上嗎？ 吃飯不好上番菜館子嗎？ 受了些子外國人的小氣算做甚麼？ 香港割了，台灣割了，不還有二十二行省嗎？ 稅關鹽務被外力攘奪過去了，長江內河被外艦衝闖進來了，不還有一塊獨立國家的空招牌嗎？ 怕甚麼？ 還不曾殺到我的面前，還不曾殺到我的頭上；我還是應當謀私利以滿足我物質的要求呢！ 我還是應當講戀愛以滿足我癡迷的性欲呢！我還是應當吟詩以滿足我浪漫的幻想呢，我還是應當講玄學以滿足我高遠的趣味呢！ 我們要離開現實社會，要有超人生的理想，要做一個超人。 是的啊！ 那種離開不了現實的人生，以「臥薪嘗膽」對付他的仇敵的，究竟只有兩千年以前的笨人纔有那種笨事呵！ 所以「臥薪嘗膽」，已經成了歷史上的笑話。

我不敢說這些願意做超人的，都是一般無恥而自欺的人。 我只可惜他們生錯了時代。

他們不生在漢唐之世，又不生在英美等國家裏，卻生在這樣個破國亡家的中國。　我常想假令是在太平富强的國家裏面，可以「家給人足」，「內無怨女」，而「外無曠夫」；那便讓這些發昏的青年男女，各適其所適，以點綴一番太平景象，何曾不是很好的事？　可惜中國今天不是這樣的國家。　中國今天已經是人家的奴隸牛馬，已經是在人家自由的壓迫與宰割之下；在些這發昏的青年正在發昏的時間，人家已經是磨刀霍霍了。　我相信一個人只須不要臉，只須不要命，無論在甚麼現實的危險與羞辱的境界中，隨處都可以做「無入而不自得」的超人。　中國有幾千年的「東方文化」呢；「要臉」與「要命」，只有物質文明的西方人纔有這一回事；我們東方人自有我們那種肉麻的精神！

我應當說甚麼呢？　文學家是爲藝術而講究藝術，哲學家是爲知識而研求知識，冬烘式的國粹學者是爲古書而考證古書，機械式的技術學者是爲科學而講習科學，他們全不會把「中國」放在眼上！　本來怕甚麼呢？　「學術無國界」。　讀了一肚子「國學」書籍的漢人，不一樣可以在滿洲朝廷下面考博學鴻詞科嗎？　最自誇印度森林文明的紅頭阿三，不一樣可以得着瑞典國的諾貝爾奬金嗎？　努力罷！　九年以前提出中日密約的大日本朝廷，又已經決定了專門爲中國提倡「國學」的所謂「對支文化事業」了，各國亦都歡迎這種不問中國事的中國學者；你們安心的更求進步罷，你們考取了洋狀元，還可以驕傲許多人呢？

其次，許多人只認得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幸福，所以說，要勤勞刻苦做甚麼呢？　我們不能爲了社會便不顧自己。　這樣的話何曾錯了呢？　只可惜是他是太盲目了。　我們倘若將海關收了回來，把洋行的財產沒收了，把賠款國債一律勾銷了，使中國人用的商品，中國

人自己生產；使守國人納的租稅，中國人自己留以辦一切正當事情，這不是很大的利益與幸福麼？現在不然。許多重要的主權被人家竊佔了，許多國家的稅款被人家截留了，於是中國沒有許多錢辦事，亦便沒有許多事需要人。這些盲目的人們，不知道他們的生活機會已被外國人擾害了；或者是他們不知道擾害他們生活機會的是外國人；於是有些人要在焚薪之上做他們的幻夢，有些人要在漏舟之中爭他們的私慾，他們自命爲是會與自己打算的一個人。

我想這正像一羣無腦筋的奴隸們，他們在疲勞之暇，還要唱山歌，爭閑氣一樣。奴隸亦有奴隸的利益與幸福，奴隸亦有奴隸的打算啊！人的人生觀其中是有這樣大的不同的。

我不知道有血性的青年，你還要笑「臥薪嘗膽」是笑話嗎？你能忍心還是安於你那樣奴隸的人生觀嗎？倘若你眞要還記得中國，還記得中國的恥辱與危險；你應當永遠地警惕自己，鞭笞自己，做一切你所認爲應爲中國做的事情！中國需要人爲她做事啊！誰能丟了他的卑鄙的逸樂與欲望，獻身爲中國做事麼？

不要夢想有甚麼美滿的生活！我們是爲將來的人創造美滿生活的前敵戰士，我們是沒有美滿生活的希望的。在我們今天，不是自動地以熱血爲人類奮鬥，便只有被動的受強鄰的自由宰割。我們已經是立在背水之陣上了呢。再退縮下去，便只有一條死路。還有人氣的靑年，上去罷！只有奮鬥可以給你們的生路，而且亦只有奮鬥可以給你們的快樂。

我們要忍受一切的困難與艱苦，咬着牙齒的奮鬥過去。不要讓你們的精神有一分散漫，

不要讓你們有一點逃避責任的念頭。你們要永遠地望着這些中國的恥辱與危險，永遠地振刷你們的精神，像古人的臥薪嘗膽一樣。

不要夢想有甚麼偉大的成就！我們是爲救中國的偉大的人作先驅，是爲這種偉大的人效奔走的；我們不是偉大的人，亦不一定要希望做偉大的人。我們不要說明天，將來，我要做甚麼事；我們今天便有了許多事可以做，而且亦應當做。我們要有計畫的爲中國做事，要在一個大計畫中間爲中國做事，都是不錯的；但是，大計畫中間要許多很尋常的人做各部分的工作。我們無論在甚麼地方，有甚麼機會，具多少力量，都可以有非我們做不可的事情。眞心爲中國的人，不要說一句推諉的話，今天，此時，便卽刻把自己的担子挑了起來。讓偉大的人做偉大的事。讓我們做了我們的事，更可以爲中國喚起來更偉大的人！

人人袖着手等候偉大的人，人人自己夢想他要變做偉大的人，於是乎中國永遠沒有人做事了。中國今天與其說缺少偉大的人，還不如說缺少一切大的小的肯實心做事的人。是眞有人性的青年，起來找你應做的事情罷！你做事中間要受的困難與艱苦，正是你臥的薪，你嘗的膽，你畏懼甚麼呢？你怯懦甚麼呢？

明年五月九日或者我們還要紀念這樣個國恥罷！但是假如我們已經臥薪嘗膽的做了我們的事情，天下哪有不能洗濯的恥辱呢？要是又昏昏地混過去了，我以爲與其說這是國恥，還不如說是我們自身之恥爲確當。

歡迎重慶女師底新空氣

楚女

昨天接重慶女子師範教務長給我的一封信，說他們學校裏：「本期課程上，略有變動，

師範部除算術外，幾何、代數、三角、英文，均已改爲選科——這一點，或可說是一種向上運動。 公民一科，已議定四月一日舉行「講到某問題，即向社會上參觀某現象」——如法庭，監獄，工廠……等類。 教育及教育心理，亦均利用本地各校，以資觀感——且兼實驗。 他並且希望『老兄也要做這種運動，才不枉費師範生底精力和時間。 並希望這種運動底範圍一天擴似一天——即退一步說，這種呼聲也要一天高一天才好。 不然，誤人者就是我們。 且從嚴格方面講，師範學校課程，英文或有選修的位置，而幾何代數三角簡直無有他底立足點』。

我覺得在現今這種「大家混飯吃」的教育界裏，像這個教務長這樣，還有一點「人」氣，還肯記得『師範生底精力和時間』，還生怕『誤人者就是我們』——似乎要算是文言文老先生用典時所謂『鳳角麟毛』『吉光片羽』了！ 老實些說，現在的教職員們除了兩個肩膊抬來一張吃飯的嘴，和他底每件衣服上，並沒有忘記釘上一個裝錢的荷包，又有哪個在他底『母校油印』之外更曉得甚麼東西？ 教育原理，自然是不能責之於他們；改造現行的教學方法，也是更其不能責之於他們的了！ 所以常乃德君主張毀校造校。 我們若還稍有「人」的性質，對於世界的進化，尙有「人」底意義之實現的要求時，則我們也只有贊成常先生而主張澈底的教育上之紅色革命。 但現在重慶女師底這種改革，在我們底赤衞軍還未開火前，我們却不可不歡迎——因爲在無人的中等教育的沙漠中，居然發現了一些人底脚印，到底總是我們旅行者所應當祝福的——雖然她改革的還只有這一點點。

在本刊和申報底青年之友上，惲代英和楊效春兩人曾有中等學校廢除英文的商榷——現

在重慶女師要算是對於他們兩人底提議，正在開始試驗。 我希望他們能繼此鼓起興會來，索性引起一個較普遍的注意。 倘若能使彼成爲一個思潮——管他是改爲選科也好——對於我們所要做的毀校造校運動，多少總有些「爲之先」的好處。

但是我還有一點意見！ 我根本上承認「公民」兩字是一種對於人類的巧妙的侮辱。 我們也不必高談什麼哲學的理論，形上的自我尊嚴——只是到了「今天」，教育底目的，應該是造「人」，而不應該是造任何的「民」，似乎已爲每個有理性的人所不能否認了吧？ 「公民」這兩字，居然把他成爲一科，而有所謂「公民學」，那是更不通的事。 我生得愚蠢，我不知公民何以能成其爲一科之學。 重慶女師底幾個辦學者，我曉得都是懷有一個「怎麼樣才能把這學校辦好呢」——這樣的可敬的「心」的。 他們都比較的有進取的朝氣——是不像那般搖鈴上堂，到月領薪的人的。 那麼，我本了「惟善人能納」的立場，希望女師同人進一步廢除公民學，而大規模的設立社會經濟學講座。 把你們現在所採用的新的公民教學法，去教導學生研究一切社會問題。 在階級的歷史觀上，把數千年中外社會所以變遷遞嬗的唯一祕竅——物質的經濟方式之層次的演化——顯示給學生們。 這是爲了人類的緣故，目前所急切需要的教育。 而且是眞正的人的教育，教人們意識佢們自己底生活的自我覺悟之教育。倘若女師同人能夠應了我這個誠懇的希望——倘若在中等教育界——或至一般教育界開成了一個風氣，像現在的智慧測驗那樣；那麼，我們底毀校造校的工夫，可就要算已做了一半了！

又同時接該校一個女學生來訊，報告我伊們那一班底國文先生所用的教法，現在也

把彼錄下：『口先生非常注意「常識」，每教授時，總盼望生等看報，生感謝口師之教。今生於閱報已微養成習慣——稍知本省及國內之要事，關於金佛郎案及中東路，列甯等事，在前毫不知道；這算是口師底教功。 惜乎沒幾人遵他底教法』！

又，該校從今年春季起，所有全校職教員一律上飯堂，同學生吃那較壞的飯——這也是在目下教育界中稀有而值得敬佩且願天下同業引爲模範的。 但，另有要對於該校的朋友進一點忠告。 一位先生，教了他所教的那班國文已經三年，現在那班學生，居然情願放棄他而與一個教別一班只教了一點鐘便被聘的新來的先生相交換。 這可見是那一班學生是甯願要那新先生而拒絕他。 他口裏常道之孔孟朱陸一派儒家正統哲學，在和學生相接觸的三年中，只博這個下場——我希望我素所敬愛的這位先生有點覺悟才好。 現在世界變了！ 人類要求的，是如何適應環境，應付生活；二千年前的老古董，並不是無價值，只是六月天用不着那皮氈帽耳！

你們也反對「皇會」？

仲一

什麼是皇會？ 請看民國日報下面的記載；

『天津的皇會，曾在民國前二十三年出會的時候，鬧了一次禍，釀成很大火災，從此官廳才禁止不許再出。 不料在民國忽然又會重演這怪劇…………。 此次出會，自舊三月十六起至十八止共計三天，耗錢四十餘萬，都是從所謂紳商腰中捐出來的。 出會的原動的人，爲各廟僧道及市井無賴想藉此發財；恰巧曹錕的愛妾，因子生病到天妃娘娘廟進香許願

，他們認爲機會到了，便要求曹姿，如其子病愈，就允許出會還願。　不久他的兒子病好了，這妾居然勢力不小，二十五年懸爲厲禁的，經伊一吩咐，天津的官廳，就一律弛禁，皇會怪劇遂得重演了。』

這種怪劇自然是應當反對了！　於是大名鼎鼎的天津學生同志會就於本月十六日在開第七次幹事部會議，決議了下列事項：

『（一）反對皇會議決。（甲）通函各學校。各教會。各服務團體。及社會教育機關。一致表示反對。因不表示反對卽是默認。（乙）投稿各報。攻擊出皇會之陋點及荒謬。』

這種辦法是我所讚成的。　但是他們當天會議還有以下的決議！

『（四）復活節會。　議決該晚開一演講會。（五）宗教研究組事，議決交由各該組主任辦理之。（六）請周作人，簡又文演講事。由駐津同志接洽。』

你們原來是站在耶蘇教的地位來反對皇會的呵！　你們要在『復活節』晚開演講會，還要請擁護宗教，痛罵非基督教運動，非宗教大同盟的周作人簡又文演講；你們原來是吃皇會的醋啊！

老實說能，『兎死狐悲』，你們還是應該擁護皇會的好！

人格與國事

汝良

去年全國青年會大會，總題是『人格救國』。一般基督徒自以爲在這一方面他們是嚮導

者•因而他們欲藉以提高基督教的地位於中國。 然試問什麼是『人格救國』？ 中國是否可以靠『人格救國』？ 這些問題不知爲何一般基督徒的博士碩士在數日大會中竟未嘗想到。唉！ 他們只知迎合社會的淺薄心理，做些空虛的事業，騙人來崇仰基督教罷了。

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弱小國家，受外國經濟勢力的宰割壓迫，很不容易得着正當的生活機會，那種人民，哪是人格救國說所能救濟，中國自通商以來，國勢日益頹唐，外侮日益逼迫，軍閥割據招兵，戰鬪，借債，賄選，無惡不爲；外人復借款軍閥，運輸軍火，掌管關稅，操縱金融，以致全國都陷於窮窘而不安定的狀況中，有許多人的人格，爲生活壓迫，不由得不犧牲了。 中國人不是不想要人格，不過非能打倒列強和北洋軍閥，要維持人格，在大多數人終是無把握的事。

我們要想實現『人格救國』，我們祇有聯合全國人努力國民運動，以革命手段去對內打倒軍閥，對外推翻世界帝國主義，然後可以使人人不靠出賣人格以換取生活。

山東廣饒縣農民生活

俊才

廣饒縣的人民，有十分之九是務農的。 這些農民幾乎完全是自作農，他們雖然不受大地主的壓迫，而實在的生活，却非常艱苦。 現在我分說如下：

1. 食料　他們的食料可分二類：一穀類卽米，麥，高粱，豆類，玉蜀黍，等；一菜類，以蘿蔔爲主。 米麥二種，僅於夏秋二季(自四月至八月)的農忙之時有吃的，然而其中還有多半不能如此。 豆類玉蜀黍等的粗食物，是用于春冬二季無事之時的，當此時間，能夠得到純

粹的豆類玉蜀黍等，亦不過是十分之一，其餘的是必須加糠及菜類。 至於富有營養料之食物，許多的農民，整年不得入口！

2•衣料　該縣的衣料，向來皆是自織，因爲本地出產一點棉花。 但是近來亦多改用洋紗，洋布了，用土貨的估極少類。 貧人衣料的菲薄，與食料同。

3•工作　工作可分二種：

一、正工作(即專指畝畝及園場間之工作)　該縣因雨量缺乏，所以最苦，最多的工作，就是人力汲水灌溉，這以東南部爲甚。 該地農民嘗說：「咱若不打轆轤(汲水器具)，就閒着一半多工夫」。 若論到每月工作的時間，自三月至九月之間，平均在九點鐘左右。

二、副工作(即非關于農產品之工作)　於農隙之時爲之，以木工(作門窗器具)，草工（織蓆)，陶工(作磚瓦盆……)爲最重要，因藉此可得工資，以補日用之費。

4•教育　識字能記賬寫家常信的農民很少。 國民小學的學生——十歲以上的，有許多一年也不過有半年在學校裏，到農忙的時候，他們必須留家爲他們的父兄幫忙！ 至於「成人補習學校」，平民教育機關，還找不到一處！

5•出產　該縣的農產物可分作兩類：

一、穀類如米麥，豆類，玉蜀黍。 這幾種之中，惟麥爲出口物，因爲貧窮農民以麥的價格較昂，不肯自吃，故多出售以多交換些粗賤食物。粗賤的食物，本地所產不敷用，多賴外地供給。 二、非穀類則有椒葱，蒜，白菜，芫荽，蘿蔔等菜類及桑，麻這一類的農產物，於農民的生活有極大的幫助，尤其是人口最密的東南部份，所以有「一畝園十畝田」之說。

這些多半爲出口物。 就辣椒一項而論，民國十二年的出口額爲七萬元，葱蒜次之，白菜莞荽又次之，蠶絲出口與椒相等，麻出口最少。 總計各種每年出口約在三十萬元左右。

6. 紙幣　該縣近來許多資產家經營錢業，去年以內，城裏的錢號，增加了數十處。 現在發行紙幣的，不下數百家。 紙幣充盈，市面上的金融，都爲他們所操縱。 所以農民的極感困苦。 有人說：「該縣的紙幣，將有劇烈的跌落，隨着會發生經濟的極大恐慌」。

7. 擔負　綜計糧銀，鹽，及各種雜捐，每畝在二元左右，佔通常所得利益的五分之一。

8. 民氣　民衆富有剛果之風，尙不失爲「北方之强」，以民四(?)驗契之事，足以證之。 彼時，縣長率人往北部驗契，叫囂數日，農民蓄怨甚深；突於一夜之間，荷鋤而集者，數萬人，包圍公所，將縣長當場打死，事後因無自衞組織償命者有十餘人。

9, 賒地法　近來以地價日昂，典地之風盛行，期限極短(多半是三年或五年)，且有許多有了錢，不到期限亦可贖回的。 因此買地者不得不竭其地力以求利，於這將來的生產上，有極大的影響。 這是該縣農業前途上的一大危機！

這是廣饒農民生活的大概，我再略舉改良的幾種意見如下：

1、應組織合作社，使本地出產物，直接出口，以免受第三者——販賣商——之剝削。

2. 應多建設成人補習學校，及義務小學校，使成人失學者及幼兒之無力求學者，有求學的機會。

3. 組織借貸機關，使農民金錢有所通融，以免受錢業家的剝削。

4. 引通講渠，改良灌溉，器具，藉以減少農民困苦的工作。

5．規定購地法，以保存地力。

6．組織鄉團，利用本地農民的勇氣，使成一種自衛的組織，爲國民革命的預備。

新刊批評

代英

青陽周報　天津大經路北福緣里青年學會天津分會編

第二三期有一篇論世界經濟問題，比較高遠不合青年需要，似不如多注意用經濟學理，解釋中國切近的經濟問題。第一期之詩與第一二期之小說，滿紙「慘別」，「淒涼」，「哀怨」，「無聊」，「寡歡」，「支離同老夫」，「願得樓頭來彩鳳，那問桑田變滄海」，未免太不像振刷精神的青年作品了。小說遊戲的表示一種荒誕，頹喪，放浪的精神。二三期挂五君「一八個月來工廠經過」極好，三期尤多悱惻勸人之語，可供研究工人狀況者的參考。四期不會見過。五期是非宗教特號，山水君解釋人生煩悶與罪惡皆由環境使然，人心非可任意改造，頗爲有見。儒林君敍基督教歷史，惜太概括簡單。此刊物內容頗多可觀。

新學生半月刊　廣州司後街四十五號新學生社編

第四十八號，章明君言學校教職員總想養成忠厚(?)像豬一般的學生，餘熱君言湘禁男女同學，鄂禁女生剪髮，止可促湘鄂學生對於惡政治壓迫的反抗，這均可引起一般學生反省。章明君反對爲教師關約問題而妨害教育前途，這在現在以教育事業爲吃飯的職業的時代，很不是容易解決的。只有讓那些非教育家另尋生路，教育成爲人的自願的努力，纔配得上說甚麼教育的理想。

青聲五日刊　天津民意報　刊青年問題討論會編

第三十一期勸青年注意國事及世界的事，但同時還能勸其注意本地的事更好。　石膽君言「希望諸青年者，就是在沒離校以前(自己神經清楚的時候)，加入一種能指導青年的團體」，語極是。　三十二期稱因君說青年要負普及教育之責，那便不應把這件事專期之將來，眼前若能本此意旨使全青年問題討論會的朋友，於課餘進行平民教育運動，於天津民衆必有好處。　論中俄交涉，把軍閥官僚看得太重要，對於聯俄派與蘇俄聯合弱小民族的用意不能了解，又對於日法干涉，北廷外交全仰東交民巷的鼻息，亦不曾看透。　三十三期調查天津十三團體很好。　小牧君論太戈爾說「我們希望太戈爾多到歐美日本野心的侵略主義人羣中，竭力宣傳他的思想，使世界的弱者，可少受些非人道的壓迫」。「在岌岌垂危爲列强俎上肉釜中魚的中國的我們，用不着他的思想」。　極是。　然而太戈爾只好騙騙弱者罷了。　幾時看見說善書的人會對着軍閥官僚說的呢？　三十四期焦菊影君自命知太氏的思想，於是先無故質的論定太氏的思想是自己創造的，是使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並立而抗衡的，是「全不根於社會問題社會制度的」。　焦君說人家瞎持反對論，然而焦君想拿這樣的幾句話，便與太戈爾辯護，不免令人家齒冷了。　便就焦君自己說的話，太氏的思想是不根於社會問題社會制度的；即便現在正苦於社會問題不能解決，與社會制度不良的人們，要太戈爾這種空中樓閣的思想做甚麼？　焦君既這樣推崇太戈爾，想必焦君定是不知有一切社會問題，不知社會制度不良的一個人能！　何高君說，太戈爾，「要隨地講學，發揮那種足以亡國的思想，到我們識讓有餘，吃苦不敢說話的中國人頭腦裏，是我們覺悟青年之敵」。　又說太戈爾的

思想，是閑暇階級的思想，是神的不可思議的思想，頗批評恰當。此期有叙李義元案事，對英人蠻橫無理之批評，語氣太輕。此刊似頗刻意改良，將來當更有進步。

新民周報　　長沙新運街十號新民社編

一二期維漢夢伯君分析時事問題極有見解。此是新刊中最值得介紹的。羅學瓚君言「實業不發達，求學者無對象的目的，不會朝向社會實際方面去，他的思想沒有確實的把握，必至流於玄想空談。如中國現在多浪漫式的新文學家，及形而上的哲學家，就是這個原因」。又言「實業發達，交通利便，分業甚多；自然家族制度會崩壞，婚姻會自由，女子會設法謀生活，會要求受教育，要求參與政治，這些事都是隨生產制度自然變化的」。又說「工廠林立，工人集處，易於生疾病瘟疫，非注意衛生不可。在此情況中，大部分人民飲食起居，出入休作，都限有一定時刻，非嚴格遵守不可。五方雜處，非互守秩序，亦復不能安居」。這樣的解釋，說明實業關係於學術道德，頗有特識。而結尾注重排除阻礙發展實業的軍閥與國際侵略，尤為知本之談。維漢君於二期論學潮，以為「欲望得着正當發展便是英雄豪傑；得不着正當發展，便成為罪惡犯，故青年應從事種種共同生活的活動—學術的，自治的，社會的—以正當的發展其欲望，」此語亦極值注意。

湖南學生聯合會周刊　　湘報附刊湖南學生聯合會編

第三期佑魁君論太戈爾「個人吟風弄月是不反對的，因為他橫豎是沒有用的頹廢者；但是他若定要將他那種頹廢病或涼血病傳染到所有的被壓迫民族的血管裏，以減少他們的熱度與革命精神，以延長強者階級的吃人生活，却以為不必」。自然說太戈爾完全是涼血，亦

似抹煞了他曾經爲印度反抗英國的事。

然而太戈爾的血只是微溫的，他亦相信微溫是最合的熱度。　微溫的血只是使他得了一個愛國之名，於印度人全無好處。　慕伯君論學潮說：「吾人旣憑藉充分理由，最初僅可向學校當局誠懇磋商，再次向社會或主管官廳申訴，言語文字，務宜誠懇，有理由，有證據；若一味謾罵，甚或誣蔑，則社會同情失矣。　罷課犧牲事大，不可輕易爲之」　又說學潮中提出理由，「須極端審愼，如只顧及一方利益，或事實上所辦不到，或現在倘成問題的，均不可提出。」此等語頗足爲學潮中靑年參考。　健兒君小說用意頗不明。　第四期一念君似乎很怕工人拒絕學生的合作，這似是過慮。　只怕學生不會很誠心的到工人中間去，再不然，便是言語態度對工人太不適宜了；不然，工人沒有拒絕學生的道理。　第四期是五一節前一日出的，可惜討論學生到工人間去的實際方法的文字少了。

安徽黎明周報　　上海福煦路愛仁里五十七號編

此係安徽有亡省之痛的諸君所編撰，宗旨在用科學的方法，建設新的安徽。　所以內容多討論安徽的事。　我看這個刊物第六期，曉君雖說應先結團體，然謝碩君旣說我看「亡省後無辦法」，同棻君亦說，「冷酷的社會，表示同情的有幾個呢？」　都似乎看見他們淚竭聲嘶，而找不着甚麼希望了。　我希望的，是他們還須記得多想些方法，使留在安徽省有志的人，有他們的正經事做，多注意團結教育民衆，與民衆領袖的團結，以造成一個改造安徽的革命的黨。　不要忘記了打根基，想以三五天的力量打倒軍閥。　這樣的打倒軍閥，結果至多不過像豫人之逐趙倜，鄂人之逐王占元，快一時之意，終不免於爲虜而已。　此刊有改組說。